

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③
周駿富輯

東林列傳(二)

(清)陳鼎輯

明文書局印行

東林列傳卷十五

沈霽載陽

江陰陳鼎定九輯門人

蔡世英偉人

仝較

明

郭正域傳

郭正域字美命湖廣江夏人萬曆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才氣高朗傳覽群書與寧波沈一貫相

Nt71/06

左功名遂以坎塲終一貫者正域館師也正域服闋
補原官不復執弟子禮跽之又一貫之戚仝中允爲
曹給事所糾一貫疑機發於正域東事起用師三年
上遣郎中丁應泰視師發一貫私書應泰正域所善
也其疑益深時正域克東宮講官陞中允歷諭德庶
子五年不離講幄一貫平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居
二年陞詹事府詹事儲講如故尋陞禮部右侍郎掌
翰林院篆踰年回部攝部事正域在部諳典故惜名
器堅執持敢諫諍不貸錯胥吏不假權郎曹部務爲

之肅然時歸德沈鯉爲次相聲望實出首揆上正域
與鯉交相善也一貫愈恨之然正域在部每事與一
貫忤孟夏朔日食值廟祀正域言禮諸侯旅見天子
入門不終禮者四日食其一也當祭而日食牲未殺
則廢宜以朔日專救日翼日廟享又封益王使者將
發而王薨則斷以聘儀遭喪入境則遂也諸侯相聘
必致主命况天子之於臣耶卒遣使行又夏至陪祀
諸臣托疾不至則言祀事不虔由上久不躬祀所致
宜下詔勅勵羣臣日食之占曰日從上食君知佞臣

安心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召欽天監臺官罵曰若
妄言當叅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乎彼
能叅我能救毋恐一貫聞之而止兩淮漕稅魯保請
專勅關防兼督浙江織造鯉持不可而一貫擬票兼
予之正域曰改造礦稅別名也保得關防是總督四
省也勅可與關防不可與也上顧司禮太監曰保不
要關防也罷郭侍郎是好官一貫疑有內援益比而
尊之矣秦王爲其庶子請封世子正域堅執不予又
請封郡王又不肯覆一貫使大璫以上怒脅之不應

勝示部門曰秦王由中尉進封次子不得封郡王母
妃年未五十其庶子不得封世子毋得違條例告擾
於是秦府所推金錢皆不効而恨之者刺骨矣謚議
起故大學士呂本名在議中一貫與朱廢曰吾在誰
敢奪正域曰敢奪者我也援筆判曰如黃光昇當謚
是海瑞當殺也如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如呂本
當謚是鄒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疏上竟
格不下而謚議不果行正域之與一貫相枝拄者大
端如此而其他未可悉數也楚宗人華越上書告楚

王非恭王子有邾滅鄆之嫌王大懼輦金走闕下使人私於正域幸毋窮楚事願以餽首輔者餽公正域怒揮之去而持楚事益急楚宗人口語嘖嘖謂郭侍郎爲王地則須其歸以鐵椎椎其首褻其廬耳正域詣一貫請勘一貫以體訪固拒之及楚中勘疏至假王頗有端正域持議益侃侃諸爲楚者疾其梗已也又患其知楚賄而軋已也嗾王飛章論之正域抗疏申辯以王餽金上聞且向人極言楚藩行賄狀移病疏四上乃得允舟泊楊村而妖書獄起妖書者爲東

宮作危語而波及一貫不知誰何筆也上初得之謂牽連宮楚甚間骨肉憤懣不能食下詔大索一貫私人聚族謀曰楚事方殷而妖書踵作可一網盡也以楚事附致妖書則妖書之人可懸購而以妖書証明楚事則楚獄可立解於是一貫從容爲上言是書也非他人必臣下相傾爲此微引其端以挑動上怒而御史康丕揚奏曰妖書楚事事不相侔實一根柢給事中錢夢皋奏曰首相一貫不主楚書則妖書不出矣次相賡不上楚揭則妖書不出矣妖書實出郭某

而沈鯉爲亂臣賊子實與同謀一貫乃擬旨窮治務得真賊并勒正域以楚事聽勘初荆門州故同知胡化恨州官阮明卿誣告妖書實出其手事下刑部夢臯等喜急告尙書蕭大亨胡化與正域同舉於鄉正域在楊村尙私至鯉邸其機不可失也大亨讞化使引二人化大呼曰郭舉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謂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沈鯉公等但爲蜀犬殺人婿人卽斬胡化之頭亦不能誣人蜀犬者斥夢臯也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讞上曰誣也盡釋之而

東廠捕得妖人鰲生光上意卽以此定獄一貫意未
厭揭請詳鞫丕揚抗章訟生光枉請少緩則賊之父
子兄弟可授首闕下所謂兄弟者指正域與其兄國
子監丞正位也上怒謂丕揚阿庇反賊而獄益急於
是不揚與提督陳汝忠捕布衣沈令譽名僧達觀且
榜且死卒無狀又以風影牽連刑部郎中于玉立吏
部郎中王士騏皆削籍次相與監丞之門邏卒周徼
戶闔不敢晝啓楊村並岸重圍擊柝囂呼徹晝夜喧
傳上遣緹騎逮正域迫使自裁正域笑曰大臣有罪

當伏法死都市何爲自屏草莽意豁如也汝忠又盡
械正域僕隸彬拷竟無所得及會審生光以鍼刺其
妻妾指爪令引正域皆不肯生光坐篋輿中瞠目視
丕揚夢臯罵曰死則死耳千刀萬磔自當之奈何使
我奉沈相意陷郭侍郎左都御史溫純禮部侍郎李
廷機越席起曰讞獄者苦不承安有旣承而反相抵
者乎御史牛應元湯北京沈裕皆力爭東廠太監陳
矩歎曰朝廷有人遂具讞上大獄乃得解正域旣去
御史史學遷勘楚事其冤大白一貫卒不爲清議所

容乃拉次輔鯉同去而楚宗與王相構不已至於刳
王人殺巡撫三十餘人駢首就戮然後知正域當日
之力請行勘非刻也先是楚勘疏入詔廷臣會議人
持一牘李廷機在部爲撮略以進而諸人謂正域匿
議單不上正域不辯廷機奏曰臣爲之也言者乃止
妖書獄急一貫意甚銳翰林唐文獻楊道賓周應賓
陶望齡等正告一貫郭侍郎將不免人謂公有意殺
之一貫揮杯茗酌地以子孫爲誓文獻復進曰亦知
公無意殺之臺省方希風下石而公不早結此獄似

有意瓜蔓何以對天下後世一貫色沮獄漸解而蕭
大亨欲脫生光而坐正域也手削爰書授王述古述
古抵其藁於地曰此獄若成刑部諸郎盡當抵償不
獨明公也大亨默然而止順天通判孫許面折戶部
尙書趙世卿柰何附權相以害正人世卿力言於一
貫一貫亦爲心動當是時權相之勢焰薰天障日而
詞臣散僚引据名義岳岳不稍鯁避如此則正域之
不死者天也正域貌不踰中人然英氣勃發有胆智
敢言任事在講幄皇太子午夜出講天寒爐無宿火

正域大言曰無論皇太子玉體柔脆不耐寒凍卽我輩三四措大承乏禁廷亦何忍其霜天雪夜膚僵口噤以死乎翼日語傳禁中爐火郁然矣及爲祭酒條上監規七事請倣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羅真才請罷納貢毋以明經之選等於鬻爵李都督者寧遠之孫魏國之婿也騎而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扶之候家奴數百蹋邸門思逞而寧遠魏國盛氣慙正域正域曰以學錄扶都督誠過雖然公侯子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安得褻衣走馬橫絕先師廟門以

先師扶國子生非以學錄扶都督也卽上奏曲有所歸不若兩平之令詣門交謝而罷留都公卿制於臺諫之口臺諫所善卽恣肆無敢問太學生李文政爲陳御史幕客以收責繫司徒役人數十於兵馬指揮獄中立取而置之法其在禮部回彝以王市而不得直長跪泣道旁正域疏奏上遽命承運庫予之闡化王遣僧入貢例予鈔市猾昂鈔之直彝人病之傳語主客卽以錢易鈔而遠人歡常熟諸生試郡以小忿辱郡守或言人衆法所不及正域曰恃衆犯法長此

安寤盡勸一縣諸生不得預試而倡亂者盡以三尺
從事其長於政事又如此歸田後嘗乘小舟往來東
林以十三經補註商於顧憲成昆季而得程朱主敬
之學遂視富貴如浮雲與兩京權貴不通一字焉然
望益重海內冀其旦夕柄用萬曆四十年卒後四年
贈禮部尚書天啓初奉光宗遺詔加恩舊學加贈太
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舍人謚文毅五年逆璫以正域
爲東林黨矯旨削奪思宗初乃復其贈謚所著有黃
離集皇明典禮志武昌江夏郡縣志楚書妖書始末